

又访舜皇山

肖凌之



舜皇山。

通讯员 摄

汉诗新韵

十一佳节
(词八阙)

张毅龙

《念奴娇·十一佳节》

风情万种，
望青山绿水，幽怀愉悦。
碧海蓝天无限好，
通畅城乡清洁。
雅院琼楼，果香阡陌，
十一迎佳节。
全民潮涌，
万家欢购休说。

几代追梦图强，
金戈铁马，百战除妖孽。
为有牺牲多壮志，
赤胆忠心碑阙。
砥砺前行，
共同谋划，
奋发从头越。
世间奇景，
撮来顷刻盘碟。

《行香子·谨致人民代表》

振兴中华，弘法弥红。
德政施、魅力无穷。
人民代表，智慧交锋。
议案纷呈，具坚守，力尊崇。

倾心履职，家邦伟业，
会场商国是高峰。
敢于突破，潇洒从容。
固本培元，初心在，不邀功。

《千年调·心事》

岳麓染枫红，学府风光好。
碧落星城诗韵，菊桂香绕。
花团锦簇，水木清华抱。
多古仗，得宽余，哼曲调。

外来旅客，频举相机照。
玉魄芳魂遍布，颇值思考。
寻踪觅迹，百度推文稿。
壹壶酒，敬先贤，心事了。

《江城子·澄澈》

山川澄澈顺风流。
上高楼，沐香幽。
万里晴空，阡陌一望收。
竹里幽潭红日映，
摇曳处，菊儿柔。

云霞出岫任飘浮。
浪飞舟，掠鱼鸥。
未敢忘修，入室读春秋。
为学深知书有味，
须连贯，悟中求。

《行香子·诗意盎然》

岱岭溪沟，绿浪青山。
等闲望、雾绕峰巅。
夕阳柔软，飞鸟还迁。
僻处高亭，虫儿唱，乐开颜。

幽林蹊径，流光溢彩，
沐和风、诗意悠然。
犹如泉涌，势若炊烟。
又惜机杼，伴吟唱，赏花鲜。

《浪淘沙令·笑对平常》

时序转秋凉，丹桂飘香。
心无旁骛自徜徉。
多少古今牵扯事，
笑对平常。

浑不识篇章，雏菊芬芳。
健康开展比超帮。
安若燕莺奔逐去，
欣赏风光。

《太常引·品美味》

金风玉露荡清波。垂柳少年哥。
身后是斜坡。鸭舌帽、
旁临美馐。

两情相悦，不时笑闹，
故事有几何。
鸭望鱼穿，品美味、
佳肴饕餮。

《相见欢·自悠然》

珠帘半卷窗前，
拨丝弦。
薄雾淡烟游荡自悠然。

闲装穿，识谱间，
曲儿连。
雨润阳台藤蔓引情牵。

国庆幕后的电视人

马珂

我与电视结缘，是在1984年的国庆节。

搭帮国家改革开放时期实施的平反冤假错案政策，蒙冤下放农村十八年的父亲得以平反，离开山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当年我随爷爷在沅陵一处山村生活，国庆节那天，爸爸接我到了他所在的单位过节。晚饭时，爸爸说今天是国庆节，单位礼堂会放电视。

我早就对电视产生兴趣。当年就读的学校附近有家军工厂，常在周末放电影。某次在灯光球场前的一处玻璃宣传栏中，我看到一篇用毛笔写在大白纸上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能看上电视》，并配了张电视机的插图。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我，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电视”这个新生事物从此便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到了礼堂，里面围满大人小孩。不一会儿就有人打开角落里一个上锁的立柜，小心翼翼地从中搬出一台沉重的银灰色电视机，放在礼堂正前方的一张大方桌上，然后启动电源开关。那年正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电视里播放着国庆文艺晚会。尽管图像是黑白的，荧屏上时不时还出现雪花点和画面扭曲等状况，但第一次看电视的我，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深深被晚会中的相声、小品和歌舞吸引。

国庆节与电视的不期而遇，我心底开始掀起微波澜：渴盼以后能进电视台工作。后来我报考了新闻专业，毕业后南下海口。先去电视台求职，因没有从业经验而被拒之门外。我转而把目光投向纸媒，成了一名报社记者。

采访中，我结识了几位在海南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业余常在一起聚会和交流。1999年是国庆50周年，电视台要做主题策划，邀我参与，我爽快应承。

我们策划的系列节目在国庆期间播出后，受到观众和领导的欢迎与好评。

2003年，回长沙休假的我在二弟马昂的引荐下，进入湖南省委党史办和湖南电视台联合拍摄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雷锋》摄制组，担任执行编导。大半年辛勤奔波，终于获得应有的回报，纪录片片在央视和湖南卫视播出。随后，我又应邀投入到四集电视文献纪录片《王首道》的拍摄当中。多次南下北上的采访拍摄，该片于2004年在湖南电视台和王首道故乡浏阳电视台等多地播出。当年国庆前夕，担任两部纪录片执行编导的我，有幸作为人才被引进，加盟了湖南电视台，成为节目策划。实现了当年“进电视台工作”的愿望。

在湖南台工作的二十年间，我从策划、制片人、编审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与国庆相关的记忆。其中较为深刻的是2006年“公共大戏”国庆直播。当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在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湖南电视台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策划并举行了一场“大众参与，还戏于民”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内容涵盖湖南省地方戏曲电视讲座、超级戏乐汇、全省青年演员戏曲大赛等。其中最受大众喜爱的“公共大戏台”，被定为国庆特别节目。

在一遍遍讨论、修改和严格的审核后，“公共大戏台”于10月1日至7日在湖南烈士公园潇湘阁隆重开唱。电视台一天两场的直播活动，在荧屏上掀起了一场梨园风暴。

国庆节当天，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一大早就来到活动现场。戏曲爱好者们在那里导演安排下一个个登台表演，掌声和笑声不断从人山人海的观众席爆发出来。一连七天，“公共大戏台”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受到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三婶笑了笑说，妖精还要你这个六七十岁的糟老头，我就高兴喽！如今孙崽都大学毕业了，我们也没什么负担，再不走走今后就走不动了。去年国庆，三叔和三婶在孙崽的陪同下，一起到青海三叔曾经当兵的地方。三叔一路感慨：没想到，没想到那么高的荒山野岭也能长出绿色植物……

二伯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回来后在长沙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回到村里当了农民。如今，只要遇到村里在长沙读书的或者从长沙回来的，他总要问长沙火车站、五一路、岳麓山等地的情况。终于，今年国庆，在九十三岁生日前，他在县城搞摩托车销售代理的孙崽陪同下，带着重孙去了长沙，圆了这个梦。二伯摇摇头说，像做梦一样，以前要几天几夜才能到长沙，如今坐高铁一眨眼就到了。

他孙崽说，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明年国庆带你去朝鲜看看，看看你当年打下敌军飞机的地方。二伯挺了挺腰杆，说，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你要使劲赚钱，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二伯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迄今为止，在神州大地，用古代帝王命名的山唯此一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唯此一群，她叫舜皇山。

舜皇山坐落于毛主席七律诗词《长征》“五岭逶迤腾细浪”句中“五岭”之一的越城岭，方圆217平方公里，境内山挽山，山抱山，山抬山，山叠山，峰回路转还是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5座，其中1500米以上的19座，最高峰海拔达1882.4米。

她曾见证和考验过中国工农红军不怕艰难险阻、开展战略转移、勇往直前、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和伟大精神。陆定一《老山界》文中所写到的当年红军在黑夜里冲破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翻越的第一座高山，就是这群山。

相传，这群山起始的名字叫红云山，因舜帝曾三次驾临此地，为这片山地带来了祥和与福祉，后人为了纪念和缅怀他的大功大德，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便把这片山呼作了舜皇山。舜皇山，实际上是越城岭山脉北部这片群山的总称，西片和北片是湖南省邵阳市的新宁县，东片是湖南省永州市的东安县，南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的全州县。

十分荣幸的是，我就出生和成长在这群神圣之山的西片十余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

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念高二时，被当时的区公所文教办从家附近的高桥中学选拔到西片山麓的黄龙中学“尖子班”学习，与这群山便有了最近的远观。从那时起，我就对她充满着好奇，多次萌生过去去探访的冲动，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后来，读大学和参加工作，虽每年都回老家看父母或是出差，也总在她西片脚下或是脚边的回龙镇、军山铺、赤木凶、清江桥、黄龙镇、白沙镇穿来穿去，但总是行色匆匆，我也没能探访过这片神秘的山境。晃眼间，人生的岁月已过去了一半多，作为舜皇山西边儿的儿女，我居然还没有上去过，想起来就觉得汗颜。

人虽未去，但舜皇山的故事却时不时地传进我的耳朵里。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逐步普及，舜皇山植被被保护得妥妥帖帖，其天然野生茶的价值也受到了高度重视。一个在新宁这边山脚下出生、在外打拼多年并当上加州湖南商会会长的唐爱民先生，放弃旧金山的优裕生活，回到故地深居其中近十载，潜心于野生茶的研究与开发，带动山民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长征，把舜皇山不时地推到了热搜，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研学者和游人们去打卡和体验。

4年前的清明去老家给先祖们扫墓，在回程途中，我终于带着好奇，更带着还愿的心态，开启了我的首次走进之旅。

这一次，天公未作美，我看了个云里雾里。

我从新宁县的白沙镇进入，一路上，除了小心翼翼地驾车，就是眼睛不停地向窗外贪婪地张望。车子爬过一个接一个的“S”形或“Z”形山间公路，翻过一个又一个时隐时现的山坡，穿过云里、肖家岭和里竹三个村寨，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穿行，便抵达了此行的终点老山界。遗憾的是，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那句古诗的情景，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展现在眼前的，不是云团，就是水雾，能见度不足20米。

看来，我久久心仪的舜皇山，只有我事先与其有约，她才会一展芳容，抑或是，她更欢迎我多来走走，每来一次，她给我展现不同的风姿，馈赠不一样的惊喜。

今年的立秋之日，我和两位同伴有约而去，而且不去则已，一去就在大山深处的“舜帝茶庄”住宿了两晚。

夏末已未，立秋伊始，城里和山下，依然暑气逼人，酷热难耐，而这里的夜，气温却只有二十多摄氏度，不高不低，不冷不热，特别宜人和爽心。

天黑下来后，随着茶庄周边灯光的照亮，我约我的同伴和在这邂逅的几位老友走出茶庄沿着山路去散步，更是收获一种在城里和山下难以寻觅的场景。

四周的空气，仿佛加了氧、添了糖，微风拂面，只觉格外的清新、别样的甜；山溪的潺潺流动声和着蟋蟀的鸣叫声，不绝于耳，仿佛风铃在不停地摇动；抬头一望，天空尤其迷人，无法数清的钻石般晶莹剔透的星星在不断地闪烁，不时还有飞机在万米高空缓缓滑动。

久处于繁华闹市的我们，徜徉在这童话般的夜色里，我们直觉是难得的新鲜和珍贵，我们的身心仿佛被一种难以言表的美好所追逐、所纠缠、所包裹、所拥抱，是满满的轻松、盈盈的喜悦。

这个时节，穿一身休闲装，戴一顶遮阳帽，再借助一根拐杖，便是稳稳当当体察舜皇山的最好方式。

在这里，不住上十天半月，要用脚步丈量到每个山头，只会是天方夜谭。一天的时间，我们只能去做些局部的感知。

我们先是站在朱德之孙朱和平将军亲手所书“老山界”的巨石处来观舜皇山的整体阵容。原来，她是山脚下有平地，平地四周又是山，山与山之间是逶迤狭长的谷。高昂头颅的山峰有三座，犹如三匹骏马的头，每座山峰领着长长的脉，每脉上面又凸起一连串高低不同的山峰。举目所见，湛蓝的天空下罩着的是山的矩阵、山的巍峨和山的壮观，也是绿的隆起、绿的海洋和绿的希望，而且绿得层次分明，近的是翠绿、苍绿、碧绿和深绿，远的是墨绿、青绿、黛绿和淡绿，是妥妥的一幅巨大无边的水墨山水画，直叫人心旷神怡。为了便于记忆，当地人把这说成是“三马九坪十八江”。“三马”，是指那三座最

高的峰；“九坪”，是指那相对平缓的九块平地；“十八江”，是指几座高山峡谷间流淌的十八条溪。

接着，我们便开启了跋涉之旅。路径和目标是，先顺溪而下眼前的这座山，再溯溪而上远处的舜皇峰。除了体验道路的艰险和一路的原始状，就是考察野生茶的生存环境与状态。

路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名曰湘桂古道。石级，久远而简易，蜿蜒而曲折，并有不少还爬满了苔藓。映入眼帘的，不是参天的树木，就是茂密的竹篁，抑或是飘摇的藤蔓和摇曳的花枝。一路溪水潺潺，跌宕宕宕，时急时缓。低洼处，不时现出一潭清水，可见小鱼摇头摆尾，可看小蟹横去横来，在潭的周边和清水之上，还有黑、黄、白、蓝、紫等各种颜色的蝴蝶在轻盈地飞飞停停。树林中，看不到鸟影和蝉踪，但不时地可听见鸟儿欢唱，可闻“叽—叽—叽”“吱—吱—吱”的蝉鸣声，那声音激越得排山倒海，绵密不绝。

采茶的季节已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领略野生茶的风采。目光所及的树林下，草丛旁、乱石中、峭壁上、沟壑里、溪水边，总见一种常绿的灌木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矮者一两米，高者两三米，它们与山体的其他植被融为一体，呈现出了“不种自生、多品种共生、林茶混生”的三“生”之景象。陪同我们的唐爱民先生兴奋地说：“这就是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福音的野生茶。”他给我们介绍，在舜皇山里，这种茶林加起来有11万亩之多，它不像人工茶林那样成排成行成规模，但生命力极其顽强而坚韧，在海拔600米—1700米的山野中寻机而生，适宜而长，野蛮向上，率性扩张，享受的日照时间短，常年被云雾所环绕，可采摘的时间要比普通茶晚20来天。经专家鉴定，这种茶所含的茶多酚适中，对人体有益的锰、锌、硒等微量元素十分丰富。在其价值未被发现和重视之前，这种茶叶也就年年复一年地新叶换旧叶，旧叶脱落后腐烂在山泥里。而今，它却成了带动一方富裕的“神树”，年产值已达2亿多元，并吸纳了1000余名农村劳动力就业。

一天的时间过得真快，但舜皇峰我们却只爬了四分之一。天色已晚，我们只得止步于一个树冠长出五棵硕大榉木的“五子登科”奇观处而原路返回。

对舜皇山的再探，依然是一鳞半爪，但这已让我有了不少的收获。它不仅让我的体力接受了挑战，也让我养了眼、洗了肺、舒了心、怡了情，更让我获取了一种精神的力量，生发出人生的许多感悟。

我只是还给自己默默地许了个愿，要是条件允许，要找机会多去舜皇山，不仅要到新宁去，还要到东安去，从全州去。因为我坚信，这群留有虞舜传说和革命者足迹的山，总有新的内蕴、新的传奇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去发掘、去演绎。

给自个放假的村人们

江月卫

好玩的？

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住校读书的才能回来，你们这些在外面当干部的也才有空，我们之所以也回来，就是为了大家坐在一起拉拉家常讲点白话，只有这样感情与亲情才上得来。

去年国庆节，弟弟长水一家与六叔一家在布达拉宫门前相遇。两家人只隔三栋房子，平时家里来客什么的都要互相陪，这次出门竟然各自瞒着，没想到在路上还是遇到了。两人相视一笑，长水说，晓得你来，咱们一起走有个伴。

六叔满满的自豪感写在脸上，夹枪带棍地回复道，你们当老板的，生怕我揩你油，躲都躲不及，还会邀我一起走。

六叔和长水年纪差不多，都五十来岁，只是班辈不一样。长水把村子里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种植烤烟，在原有土地上实现了增值。六叔一直坚守绿色环保的理念，在乡

里的街上开了家榨油厂，发动周边老百姓种植本地油菜，产量没有杂交品种高，加工出来的成品油却卖得比别家贵，仍供不应求。几年来，六叔除了台湾没去，全国基本上都被他走遍了。

村子里走得最远的是老祥，他把儿子送到内蒙古读大学，开学时老祥两口子亲自送到那里去玩了个星期，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又考上了内蒙古的公务员，他说，这辈子可能会要葬到内蒙古了。老祥就这么个儿子，又在内蒙古工作，等到老祥七老八十的时候不随儿子一起生活，又到哪去呢？

四十年前在青海当兵的三叔，一直想故地重游。早些年因家庭困难舍不得花钱，这几年看到隔壁邻居这里走那里逛，三叔的心也痒了，对三叔说，你不是想去你当过兵的地方看看吗？

三叔白了三婶一眼说，你不怕当年那妖精把我给勾去吗？